

风物

沧州落子

张春景

运河、渤海交汇之地，先后催生了武术与落子两个宝贝。

沧州落子活脱脱沧州汉子的性情，粗犷时鞭花挥动，跳跃腾挪间竟蕴含着八极的架路和六合的招式，一派豪迈气象；婉约则又现沧州女子的酸相，扇面抖展时风摆杨柳般柔软，婀娜娇媚，宛若送上一汪秋波，让人回味无穷。沧州落子与井陘拉花、昌黎地秧歌并称“燕赵三绝”。

落子，是从很远的年代一路传过来的。传说，清初，有一伙顽匪祸害百姓，金镖黄天霸受命为民除恶。他采用智取的办法，命士兵扮作卖艺人，手持鞭、棍，内藏武器，且歌且舞，上山献艺，趁机取出武器，杀死山大王，为民除害。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打起霸王鞭，敲起竹板，久之便形成了落子。《南皮文化志》载，其源始于清初雍正年间南皮（原沧县）杨庄子梅派。300多年生发繁衍，已成为运河沿岸沧南两县乃至东光、吴桥、泊头以及黄骅、海兴、盐山、孟村等十多个县市民间必不可少的“群乐子”。

少时爱静，不喜欢这蹦蹦跳跳的玩意儿，任凭弟弟在学校落子队霸王鞭舞得有模有样，也是不屑，常常斥之为：杂耍儿，难登大雅之堂。

谁想世事无常，造化弄人。后



事事如意（水印纸版）贾跃进 作

行走

围着原点读运河

金培瑞

沿大运河行走，犹如一扇扇窗子衍生出的图景，会让人的心境渐次明朗起来。倏然间，将记忆挂在大运河东光段这一飘带形状的桅杆上。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码头遗迹，承载着一段卷帙浩繁的历史。

老家远离县城，离大运河更远。运河上的桥，运河里的鱼虾，运河两岸的景，久居运河边的孩子才体会它的魅力。直到去了高中同学的家，才头一次见运河。正值盛夏，沿途的池塘开满了荷花，一团一簇，风姿绰约。一座木桥上，一群孩子打着号儿往下跳，跟下饺子一样，本就湍急的河水被他们砸出朵朵硕大的浪花。看得我这个早鸭子直发呆。

把时光拉回，孩子们跳水的地方，就是唐宋以来几度繁华的码头。运河东西两岸都有码头村，可想而知当年“舟楫击水扬波，楼船倒映流水”的场景。假设码头就是那个原点，那个中心，我曾将这个原点当作一个支点，大运河南北双向的延伸就成了一个撬杆，一架天平，平衡两

边的是居多的文化元素和讳莫如深的家乡情怀。

从原点往南一公里，是宋代沉船遗址。1998年6月，运河水枯竭期来临时，沉船无意显露出真容。我亲眼所见，成摞的青瓷大碗被提取出来，旁边的泥土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绳纹。随之而来的是沉船的一角，几近朽木的船帮、船底以及一些多个窑口的瓷器、红陶插钵、金代铁钉、元代铜权、骨刷柄、铁钩、铁刀等遗物“浮出”水面。

一直往南就到了连锁，“商贾云集、八方通衢”的古镇，天平军北伐名将林凤祥被俘之地。所谓商贾，便是晋商，是连锁经济的中流砥柱。清代中叶，连锁已成为东光、吴桥、阜城、交河等七县的粮棉油集散中心。老人们回忆说：“当年小镇上长住人口有两万人，光从事装卸运输的就有近三千。”

世界文化遗产点谢家坝，也在连锁。当年，谢氏兄弟的义举将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驯服得温柔体贴，多年的决口水患得到了彻底解决。这种夯筑技术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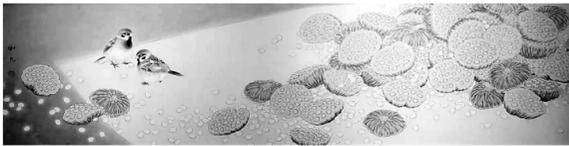
了民间武术和古典戏剧的一些表演特色，所以表演得热烈壮观、欢快豪爽，大有“持节云中千骑卷平岗”的豪迈。

落子以欢快喜庆为主题，反映辞旧迎新、庆祝丰收的喜悦心情，以及在逢年节时排演，时下已延伸到婚丧嫁娶、盖房上梁、庆典开业都要跑落子添喜气、壮门面，尤其节日是落子活动的盛期，所以村里老人常说：竹板不响，锣鼓不敲，不扭扭秧歌，跑跑落子，哪有过年的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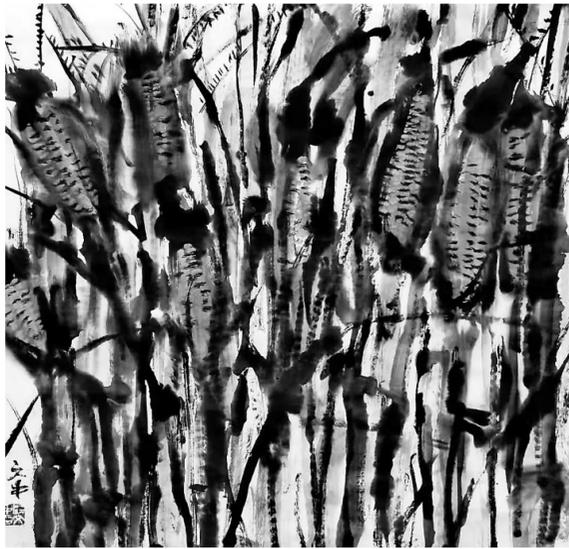
“大酸梨”，一听这个名字就有艺术范儿，这是马老的师兄、著名民间舞蹈家周树堂先生的“雅号”，得益于他融合戏剧旦角独创的落子中少女形象，有“三道弯”的身段特色。头是歪的，歪得俏；腰是拧的，拧得柔；腿是曲的，曲得绵。让人看了忍俊不禁，生发出酸溜溜香浓浓的感觉。

《放风筝》是周老根据同名河北民歌创作的，着意突出“春”的意境，在优美的旋律中，一个俊俏的农家少女，边歌边舞，婀娜多姿，将一只美丽的“花蝴蝶”放上了天空。她舞姿宛若彩云织天，又如仙女下凡，有谁会相信这是个男子汉装扮的少女呢？

《茉莉花》也是根据同名民歌创作的舞蹈，在群舞的基础上，又穿插一些戏剧的生动情节，如群舞中很自然地让采花女们在田野小憩时的相互嬉戏中出现戏剧性场面。《茉莉花》中，周老吸收落子舞中上肢动作的精华，去掉了老式的“踩寸子”，这样表演起来更加自如，因而舞步也更加妖娆多姿。他不局限



莲蓬（工笔画）刘树允 作



秋（国画）殷文中 作

右规模的诗社，汇芳园诗社，大清时期……”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考证过这个诗社，确实在大清时期活跃着这么一个民间组织，比起后来的这诗社那诗社要早多了，我写过有关汇芳园诗社的考证，发表在《沧州文化研究》上。”

刘连清看着我的眼睛，说：“东光县城这个原点更有魅力。宋代就有了铁佛寺、二郎岗、碧霞祠。”

一个原点支撑起一座古城。“三彩灯明寺”“纸箱机械生产基地”“万亩氧生园”都是顶着桂冠的古城新生命力。

庚子冬，县一中教师朱世博率领三位老师与43名学生，对大运河东光段进行了一次全方位考察，以大运河为主体，融入诸多文化元素，创作出达36.98米的儿童画长卷《百里运河图》，暗合了大运河东光段36.98公里的繁华。

大运河默默地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和光华，它的干涸，它的滚滚流淌，任何形式都会赋予某种历史意义。东光这段有史记载的九曲十八弯，是南运河上最美的一段，我在诗行里给它定义为“飘带”。是的，大运河这条飘带呈现出九曲十八弯，每个褶皱里都满含着文化的元素和两岸人民欣喜的泪。

“踩寸子”时的平步、擦步、大跑步，而是采用了更能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新女性形象的丰富多彩的舞步。诸如踏步、飘步、大拖步、踏步等二十多种舞步，是他苦心学习古典舞、芭蕾舞以及各民族舞蹈并取其精华独具匠心的创新成果。

1982年早春，为准备《南皮县文化志》资料，去石门采访周老，及至看到悬挂的遗像，方知先生刚刚辞世，热心的周夫人见到家乡人便翻出珍藏的一摞摞相册、证书，一边翻看一边讲解。

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学花旦、青衣行当本就不易，自成一家、名冠天下，是一招一式里沾满了心血和汗水的。有谁知，场屋、田间、地头、树林都是他勤学的排练场；牛棚里、月光下、病床上尽是他求索的痴影。周老是为落子而生的，他生命的曲曲折折里布满落子的音符。宛如家乡的芦苇，看似弱不禁风随风摇曳，但它有着“不择环境而栖身、不惧风雨而挺立、不逐名利而生长、不卖弄矫情而坚韧”的风骨，挚友刘章先生晚年赠诗与他：“一生常扮女儿家，留得心香‘茉莉花’。魂魄悠悠何所系，风筝飞舞海天涯。”

翻看那些惟妙惟肖的老照片，总感觉周老其实和咱俗人无异，一样的爱喝老酒，一样的喜品新茶，一样的有该有的舞和远方，一样的过着淡之极或灿之极的日子。当然，日子是从来不可缺少风雅的，只因他存风雅之心，扎根在生活的泥土里，故能开出风雅的花朵一串串。

接力是最好的传承。高中同学孙兄是典型的“书呆子”+“乐哥子”，在学校时也爱拿捏着吼两嗓子

民歌小调，下学后曾为村官有年。一次同学聚会听说，孙兄竟成了“大酸梨”的继承人，一闲下来，白天走村串乡传授落子舞蹈，时常站在村里的坑边上，面对一池清凉吊嗓子，任凭苇晃鸟飞，晚间便通宵达旦整理落子词曲，近10万字的《倪官屯落子》即将面世，不由人肃然起敬，这呆子，真行。

说不清什么时候读懂落子的。我在民间艺术里穿行，发现这舞蹈和乡曲其实本身就是乡亲们心间飘飘摇摇长大的，乡亲们就像家乡的黄土地一样实实在在。他们把自己豁达开朗的性情晒晒在家乡的场院里，晒上几百年乃至更长，晒出了乡舞乡曲的绵长韵味，每每年节十里八乡都会飘动着浓浓的醇香啊。

一切艺术的美，根源于“俗”，就好比根扎于泥土，才会长出绚烂的花枝。落子是舞蹈与乡曲糅合的晶体。“三月里来是清明，姐妹妹妹去踏青，捎带着放风筝，捎带着放风筝呀。姐妹妹妹回房去，梳洗打扮真高兴，好一对女花容，好一对女花容啊。姐姐穿的是葱心绿，小妹穿的是石榴红，裙子系腰中，裙子系腰中哟……”一曲《放风筝》，无论走到哪里，当这浸透了岁月风雨的声音荡在心底时，总让游子频频回望，有些时候，乡曲就成了牵动乡愁的引线，是游子的寄托，是魂！

那年春节期间，北京举办第三届全国“龙潭杯”舞蹈大赛，南皮代表沧州落子被选入京演出，时任文化部长的沧州老乡王蒙先生现场观看时，竟是满眼喜悦，一脸泪水。

典故

石佛与九门提督

高火花

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一座巨大的石佛横躺在一艘大船上，抵达九宣闸时，引来开闸人及众多纤夫，还有周边居民的观瞻。很快，人们得知，这石佛是奉朝廷之命，从河南洛阳建造而来，运往青县王召庄。人群中，或啧啧称奇，或直抒慨叹。人们赞叹之余，也有好奇，这石佛为何运往王召庄呢？人们的好奇还没有得到解答，无奈九宣闸已开，水势浩大，大船载着石佛一路南下。

据传，石佛是皇帝给九门提督王迪设立的。王迪是青县王召庄王氏家族的二世祖。王迪在北京官居要职，做九门提督。九门提督是何官职呢？清代李雨堂小说《狄青初传》写北宋名将狄青征西，单刀独骑，至番寨前喝阵：“吾乃大宋天子驾前，官居九门提督，狄青是也！”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小说《新时期的旧悲剧》里说：“公安局长差不多就是原先的九门提督正堂。”在明朝，有九门提督这个位置，但没有这个官衔。不管怎样，王迪当年位置很高。朝廷能为一个官员设立佛像，必是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者。很显然，王迪的事迹非同一般，否则，巨大的石佛也不会从洛阳出发，跨越迢迢山水，从大运河运往青县。

关于石佛与王迪的故事，有不同的说法。在王召庄盛传这样的故事。

王迪在京做官期间，站在王岳一派。王岳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当时的忠臣，为人处世讲究忠诚、正直、公道、正义。当时还有一派邪恶奸臣，以刘瑾为首。于是，王岳一派和刘瑾一派进行了殊死搏斗。可惜当时在位的皇帝朱厚照昏庸无能，轻信刘瑾谗言，受刘瑾教唆，遂革去王岳职位。刘瑾一派中的人夺得司礼监职位。

在明代，司礼监掌印有权，朝廷内阁形成的文书及皇帝的批文奏折需司礼监批阅及整理，如果皇帝不认真，司礼监则有机可乘，掌印太监就可以篡改内容或假传圣旨。王岳是刘瑾的政敌。很快，王岳被刘瑾杀害。王迪是王岳一派，自始至终坚守正义，不屈服不妥协，自然也被一同杀害。据传，王迪被杀前，刘瑾一派曾派人以重金利诱，王迪却未低头屈膝妥协，反而高昂头颅，厉声呵斥奸臣小人。王迪对正义的倔强彻底激怒敌人，也因此被惨烈杀害——被敌人砍断头颅，葬于乱坟岗，且不见头颅。

明正德五年（1510年），新帝即位。新帝年轻有为，正直善良，爱民如伤。在新帝的治理下，刘瑾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臣及下属一派得到应有的处治。据传，刘瑾在正德五年被处以凌迟刑罚，人们争相肉食，以解心头之恨。同时，曾经那些忠诚、正直的忠臣也得到平反昭雪，让活者官复原职，为逝者重修坟地、祭祀纪念，已逝忠臣中有突出贡献者，则为其家乡建寺庙、立佛像。王迪死后能得到中央朝廷建寺庙、立佛像的待遇，足见王迪生前的突出贡献及地位。

岁月更迭，河水悠悠。因年代久远及历史原因，石佛寺早已被毁，石佛也不知去向，王召庄的族谱也于上世纪60年代被焚毁。但千年运河还在，运河旁边就一直演绎石佛与九门提督王迪的传说。因为，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也因为，九门提督王迪的正义、正直值得为世人传颂。

汉诗

三楼记

吕游

读出三座楼的名字

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
那里便有一片竹林
王之涣、香涛师、晓岚公
高适沿着渤海县的古名也走回故乡
竹林有大贤，都是沧州人

只需三根竹子

一夜之间，就长成三座塔
就长成三座山，那么灵秀
请你来，登上去——
不是岳阳楼、黄鹤楼、鹤雀楼
它们是南川、朗吟、清风

清风楼

最早发芽的，是清风楼
最早钻出运河岸的这根青竹
一定要长出十二个角檐
有了十二个属相，就都有了
四面八方就都能看到

归乡若从船上，行至沧州
要拐多少弯儿，水波甩了又甩
像戏台上青衣的水袖
那句唱腔才如鲑鱼弹出水面
想唱就唱吧，船工号子声还在
沧州的竹板声还在
清风楼的清风，还在——
一吹，就从西岸传到东岸
就吹开那卷《沧州志》
清风楼，你的根原来扎在晋代

晋代之前，运河走过沧州
顺势生出优美的弧线
像打开的扇面，清风楼成了
固定起伏波涛的扇钉
大运河在沧州散过，决堤过
没有了清风楼，运河水的波涛
那些长发，是凌乱的

像一根竹子，每一节有十二个叶片
清风楼，没有吹遍世间万物前
先吹干净了自己

南川楼

我不能拔掉这根竹子
长芦盐运司辖地，连坛中之物
都是咸的，是风，顺着运河
从东往南吹，就有了海的咸腥
南川楼站在这里，多像一颗巨齿
是蓝鲸的，也是那匹好马的

咬住沧州地界，不要松口

多少船只都要上岸，上岸后
就要来这里报到，带上运河的水
带上渤海湾的味道，南川楼
你是“川”字的一撇——
拐角处明盐司，波涛经过
先整理一下衣服，验证后再南行

多好的地界啊，弯曲的运河
像一张弓背，南川楼是弓上的竹箭
将千年历史，农家菜园，暮秋烟波
射出去？箭在弦上，留着吧
南川楼太美，只宜收藏

我不能拔下这根竹子，不能
那么青的竹子，重新钻出运河岸
2021年，在春风里再度复活
它一定听到了什么，比如
“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你来打卡，做最美的签名

朗吟楼

三根竹子，从南向北排列
隔着南川楼千尺，隔着清风楼千尺
你脚下，就是大运河

不管风往南吹，还是往北行
必定穿过你，穿过运河
你有绿叶千片，都化作诗文
被那些文人骚客过滤过了
这些上岸的鱼，来自天南地北
他们的吟咏，至今还在
风一吹，就顺着白杨树流下来
流进运河，化作缕缕清波

你是一棵树，树上坐着的神仙
是新蛟后飞到沧州的吕洞宾
我叫吕游，也想沾沾你家仙气儿
站上朗吟楼，不仅吟咏流水
也呼唤水里的日月，远去的行船
——“朗吟原是吾家楼”……

我家的朗吟楼，连着岳阳阁
连着运河水、江南，连着传说
现在，都复活了，在沧州
撒块小石子入水，朗吟楼就笑了
一颗一颗的，化作无数根竹子

我家的，就是你家的，就是
大家的，朗吟楼长高后
运河岸的凉风被请到高处
目之所及，都是爽心的风景